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九十八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九十八

內容分類

史-史鈔

索書號

史部-史鈔-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 史部-史鈔-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高祖劉邦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漢孫堅左編卷第九十八

東漢孫堅子策權 附子孫

孫堅富春人也漢獻帝興平元年堅以討黃巾功拜
長沙太守烏城亭侯及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
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
破卓軍梟其將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
入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
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鄧
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
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



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稽會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

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更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殺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召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將兵擊英等二年初丹陽人

取揚州

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堅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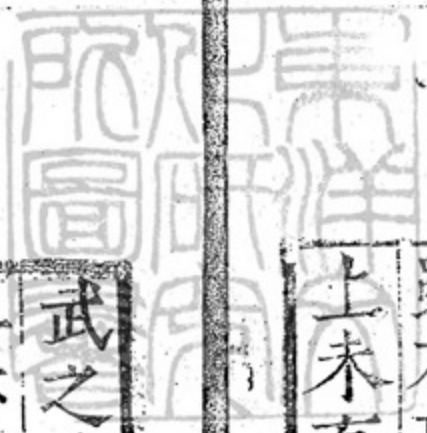
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於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耶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

亦得策堯整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陽策入曲阿勞賜軍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疋威震江東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辟猶

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襜著袴褶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瑞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自丹徒奔豫章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建安元年秋八月袁

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
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逆僭之謀聞
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
乃謂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
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
若有周之暴也術默然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
桀稱有夏之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也
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
上未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所以異於湯

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凌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
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効尤而甚焉者乎
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
忠守節以報王室則且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
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
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
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
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病既不納其言策遂
與之絕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
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



大志此成擒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以卒拔查瀆南去此只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斬之朗遁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

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于池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二年夏五月曹操遣使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策兄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登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中郎將肅因家

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所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先是策嘗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袁術遣問使齎印綬與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

請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安撫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存有大故不得不離吾求交公

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室時與之共論辯也
今其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
曲樂來者與之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
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
有不赦之罪將軍曷同相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
兵兵不宜多將數人是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
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
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紛言遣之非
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
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

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慈
謂策曰華子魚名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
陽董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
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觀視之而已策拊掌
大笑遂有兼并之志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
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
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強僞卑
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
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
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不勳問其故對曰

廬江

上繚雖小城區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
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遠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聽
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了無所
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勲在海昏策乃
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周瑜將二萬
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勲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李
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與守皖皆徙所得民東
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勲走保流沂
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百人助勲策就

復攻勲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勲兵
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
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
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自走獲其妻子及船六
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
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
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
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
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
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

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不如王會稽
讓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將軍討逆
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
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
早為計悔之無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
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歆久在江表常欲北
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日遣使齎迎策
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
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

陵太守會董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
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
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迂
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毋吳夫人立井
左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
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
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
遽釋騰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
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
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

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
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頗後騎尋至皆
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
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
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
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
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
廢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
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
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

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
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
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
委心而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之侍
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
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
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以紘爲會稽東郡都尉
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
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
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

德在民討虜乘其大小用命張昭兼衆事襲等爲爪
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惟遣張紘之部或
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
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肅說權以勦除黃
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策權大悅張昭毀肅年少
疎粗權益貴重之權器器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
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
增其兵寵任之功曹路綽勸權尊賞接士勤求損益
亨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權納用焉廬陵太守孫翊恐權不能保江

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公
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
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
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
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
海內所瞻願賴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
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
萬餘人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
寮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
議遂不送質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

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呂範平番陽
程普討樂安建昌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
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十二
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
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十三年初巴郡甘寧將僮客
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
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敗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
軍不得過乃留祖依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
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
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

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
為邪令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
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
賊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
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
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
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民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
怠耕於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
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窺巴蜀矣權深
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



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相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器今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鰲腫挾守沔口以楫問大繼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餘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鰲腫裏襲身以刀斷兩繼鰲腫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督呂蒙勒先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

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秋八月劉表卒時劉備寓表所魯肅因請往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

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逕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時備將往奔蒼梧用肅計進至鄂縣之樊口備遣諸葛亮往說孫權與共圖操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來戰甘寧請先逕進取夷

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軍降周瑜素以肅為橫野中郎將呂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權自將圍合肥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今陸

下恃強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
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願抑育育之勇懷王霸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
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蔣濟密白刺史僞
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
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
信之遽燒圍走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
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
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
太守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請進取蜀并

張魯與馬超結援還據襄陽以感操權許之瑜還江
陵爲行裝於道病甚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
但恨微志未伸不復奉命教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
未靜劉備寄寓猶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
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
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
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權
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其拒曹操權從之乃分
豫章爲番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復以程普爲江夏

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十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操乃引兵還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徵令內移民

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孫權拔魏皖城獲男女數萬口權以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二十年秋九月孫權劉備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衆十萬圍魏合肥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

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溪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當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惟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請好誓重結婚權出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

孫權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合肥揚州刺史溫恢謂人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曹仁字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正恐南征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魏王操之出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二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孫權操乞以討羽自

史記卷九十八 卷九十八 秀

效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取宜都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走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主丕興初元年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夏四月孫權

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逕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

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
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
不能止也今備以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
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魏
主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鬢皓白形容憔悴見魏主
涕泣頓首魏主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
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魏主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
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丁巳
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
不可先帝征伐天下上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

卽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達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
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
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
戶侯不可卽以爲土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
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
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
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置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
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
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中國不愛珍貨重
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

家俘我民人以為誤妾吳氏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綏獨南征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吳人戒武昌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王蓋時宜耳復何損耶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邢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

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具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魏主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籍采微奧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魏主曰吳可征否

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主從之雀翡翠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嬰之寶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荆楊二州真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者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十二月魏主欲封吳王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魏主問曰

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預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魏主善之是年蜀主備進軍虢亭陸遜與戰大敗之蜀主奔還永安未幾遂殂三年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魏主自陳誠款辭甚恭懇魏主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魏主從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立爲吳王袞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圖門百口明之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

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魏主欲遣侍中
辛毘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更任子吳土辭讓不受
魏主怒欲伐之烈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
江湖不可倉卒也魏主不從九月命曹休張遼出
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圍南郡吳呂範督五
軍以舟軍拒於等諸葛瑾潘璋救南郡朱桓以濡須
督拒曹仁冬十月吳王以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
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
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
登求婚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張子布隨登俱來



主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
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
拒守魏主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十一月辛丑
魏主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
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魏主恐休渡
江驛馬止之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
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魏主聞
之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至遂收軍還江南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四年
春正月曹真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

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夷溪先桓分兵
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夷溪兵兵未
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
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
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
謂士卒勇怯齊等故平今仁既非知勇加其士卒甚
怯又千里步涉人馬不能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
大江屯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
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

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諸軍
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
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中洲是
為自內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臯為
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
桓遂斬常雕生虜士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
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
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
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
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兵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

戰者裁五千八百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
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變如無恐意方厲吏壹伺間
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秦領兵
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俱盡懼不濟謀
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陘夏侯尚欲乘船將
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
必可拔董昭上疏言其必敗魏主卽詔尚等促出吳
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時天大
疫魏主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五年秋
七月魏主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

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
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欲伐之此未
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
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對曰
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魏主不從留尚書
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穎
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
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絲相接數
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
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魏

主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魏主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六年春三月辛亥魏主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官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

故也往年龍舟漂蕩隔在南岸而王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今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魏主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魏主如譙秋八月魏主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魏主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得入江魏主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襲魏主魏主大驚

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魏主還洛陽夏五月丁巳魏主殂明帝
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以黃龍
見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
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
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爲武
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蜀用諸
葛亮計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盟約中分天下九
月吳遷都建業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吳黃龍二年
明年改爲嘉禾三年漢獻帝卒於魏夏四月蜀諸葛

亮進軍渭南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
擊却之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
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
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
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勸使攻城挫其銳氣俟
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使進兵適入其計矣
散騎常侍劉邵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
賊後疑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走不戰自屈
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
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于三城之

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糧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
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糧已走矣乃使秦朗督
步騎一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
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
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
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虜至遂退魏使以馬
求易珠璣翡翠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
不聽其交易是年蜀諸葛亮卒五年鑄大錢一當五
百六年以赤烏見于前魏改元赤烏鑄當千大錢是
年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二月遣使者鄭胃之遼東擊魏
守將虜得男女四年吳主權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
言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
陛下宜身自御戎滌荆揚之地舉疆嬴之數使強者
執戟羸者轉運命益州軍于隴右諸葛瑾朱然指襄
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犄角並進
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
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民疲威消特往力
竭非上策也權不能用四月命全宗魯淮南朱然圍
樊諸葛瑾攻祖中魏將軍王凌語司馬懿曰祖中民

夷十萬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
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五年海鹽縣黃龍見六
年新都縣白虎見七年宛陵縣嘉禾生是歲步騭朱
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作
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
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
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
盟誓無所背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
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
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理今此間
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若不可信朕爲諸君破
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八年將軍馬茂本淮
南鍾離長而爲王凌所疾叛爲吳吳以爲外部督封
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
令朱貞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
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
權分據宮中及石鳩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九年權
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
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言勿復出也私家

有者勅以輪藏計異其直勿有所在也陸遜爲大將軍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臣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牛八牛以爲匹耦雖未及古人欲與衆均其勞也十年孫權遣孫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將一萬迎壹于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十二年魏司馬懿誅曹爽十三年吳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冬十月魏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遲重欽不敢進吳主遣兵十萬作堂邑涂塘淹北道十二月魏王景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攻之司馬懿遣

新城太守秦巫襲秭歸荆州刺史王基向陵夷景子組爲橋渡水擊吳兵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景欲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相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周泰亦破吳兵降數千口明年太元元年二年權殂年七十一孫權傳少子亮以宗室孫綝爲大將亮臨朝明察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二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苑中習焉亮以綝

專恣與大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繇繇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于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尋殺之時年十六在位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亮兄也繇廢亮立休永安元年休以繇為丞相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聞繇逆謀陰與張布圖計臘日百僚朝賀詔武士縛繇即日伏誅休欲親儒生參劄張布所沮在位七年年三十歲

孫皓休兄和子初封巨野城侯休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一輩出拜把興臂指靈柩之而

卒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典軍萬或嘗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屢言於甦及將軍張布興布說朱太后欲立皓太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之既即位遂殺朱后已而淫虐日甚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向有不舉大者即加處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官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稍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昏

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德衆所患苦是以上下
離心莫爲皓盡方蓋種惡已極不復堪命故龍皓惡
人視已群臣莫敢舉日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
之道若粹有不虞不知所起而乃聽凱視晉武以師
伐之遂降晉封爲歸命侯卒於洛陽在位十七年壽
四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八



所
圖
書

清
華
大
學
圖
書
館